

邢台文史资料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
邢台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一九八七年十月

目 录

开辟邢台抗日根据地的经过	高 扬(1)
邢台县抗日政府的建立与巩固	张玉美(6)
戴安澜将军入缅抗战殉国记	李颖口述 魏英民整理(17)
冀西抗日军政干部学校	南振国(25)
缅怀抗日英雄刘兆槐	曹九彬(30)
北京南苑战斗	路元勋(37)
关于冀南军区“铁流报”社在临西的活动情况	杨心超(39)
日寇邢台暴行录	范玉琪(42)
回忆洛村惨案	赵二庙口述 县党史办整理(47)
我所知道的大寨山惨案	郭振利口述 县党史办整理(50)
我受尽了日本侵略者的欺凌	张兆林(55)
我被抓当劳工的苦难经历	刘长吉口述 刘芳彬整理(62)
死里逃生	刘宗山口述 刘芳彬整理(66)
邢台车站抓“舌头”	王克仁口述 刘华进整理(70)
冀南重镇邢台城的沦陷与解放	贺正海口述 贺涛、常振吉、贺正理 整理(73)

* * * * *

邢台市教育简史	杨春茂(77)
左权将军在抗大	郭明臣(104)
回忆邢台福音医院	徐一峰 王鸿媛口述 张书才、林芳德、田向春整理(109)
邢西县剧团成立前后	樊 遵(111)
回忆尚小云先生	张静榕(128)

* * * * *

大名起义中的张蔚林	张玉栋(132)
新乡起义	庞庆振(143)
我所知道的吴化文	乔春景口述 乔季芬马祺骧整理(148)
蒋介石分化吞并刘珍年部的前后	韩仙芳(152)
忆军统生涯	侯仁寿口述 华进 国治整理(174)

* * * * *

忆张自忠将军	池君华口述 魏源清整理(188)
冯玉祥轶事	魏源清(193)
回忆战犯蒋勿用	祝其昌(196)
花翎侍卫李永吉	赵良平(199)

* * * * *

邢台历史上的—颗明珠

——唐代邢窑白瓷述略	沈善建、张予甲(201)
柏乡县汉代牡丹传奇	刘银汉(207)
净圣庵	张家华、杨国华(212)
邢台“黄雀”墨工	贾书敏(215)
笔墨到处显精神	

——介绍白寿章老师的三幅画	崔业(219)
征稿启事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226)

开辟邢台抗日根据地的经过

高 扬

我在邢台工作，作为县委书记，时间只有七、八个月，以后作为地委的领导人，也管过邢台。现将开辟邢台抗日根据地的前期情况介绍如下。

一九三七年十月，我和一些东北大学同学，加上北京的其他流亡学生，从济南转到新乡，从新乡去太原，于十月二十五日到太原，我到北方局，见到彭真同志（那时彭真同志叫老魏），接上党的关系。

在我们到太原之前，东北军有两个退职的师长，想要组织人到太行山收编东北军从平汉前线溃退下来的散兵。北方局决定我们这批人一部分到晋察冀去，大部分参加这两个师长组织的部队。我记得这个部队名义叫十八集团军东北抗日第一游击纵队。组成人员，在太原出发时八十名左右。两个东北军的师长一个叫张廷枢、一个叫张政枋。跟他们在太原的大概有十多个东北军的团、营、连级军官，其中有两个党员。学生中除东北大学的以外，有东北中学的。

大约是十一月一日夜里我们从太原出发。当时傅作义准备在太原抗击从大同南下的日本侵略军。为了避开敌人飞机轰炸，可以夜里走。走时太原街上老百姓很少了，商店也关了门，交通警也都没有了。我们经过徐沟到太谷，碰到了丁玲带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太谷待了三天。从太谷出来，到了和顺县油坊玲停下来。因为北方局要我们到石拐镇找八路军总部，接受他们的命令、指示，说八路军总部从五台越过正太路要到石拐镇。等了几天，朱老总、彭老总、任弼时几位同志带着八路军总部到了石拐镇。关山复、王一伦和我三人到

总部跟任弼时同志接上党的关系。任弼时同志说派周桓同志到我们这个部队当政治部主任，实际是政治委员，张廷枢任司令，张政枋任副司令。周桓同志是辽宁省安东市附近大东沟人，他十几岁从上海进入中央苏区，当时的职务是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周桓同志没带几个人来，除勤务员、警卫员、电台台长和译电员外，只有苟兴阳、孔金锦两位（红军干部）。他来之后，我们支部就改组成总支，周桓同志兼任总支书记，关山复同志作副书记，我们王一伦同志就不参加总支部作委员了。

我们这个部队，在青城住了一段之后，其中一部分来到了邢台浆水。据说刘振邦同志想开展邢台山区抗日工作，找到冀西特委书记彭涛同志，经彭涛同志介绍，找到我们。这样，周桓同志决定带我们这批人的一部分下到邢台。大约是十一月二十日来的。到浆水后立即建立起浆水抗日临时政府（没说叫县政府，也没说叫区政府），政府主席李梦萍，副主席冯长诗、梁如月、吴光裕。同时组织起了游击队，叫十八集团军东北抗日第一游击纵队第一游击大队。刘振邦任大队长，王旭（现名叫王新之，原煤炭部副部长）任教导员。部队集结起来，开始有二百几十人，淘汰了一些不合格的（年老体弱和年龄太小的），剩下一百七、八十人，编成三个中队。我记得在二中队当了两个星期的指导员，以后把我调出来关继武同志（原辽宁省委农村工作部长，已故）接替我任指导员。杜者衡（原辽宁省省长，已故）当三中队长，指导员是谁记不清了。这个部队，只有十几支枪。我们离开太谷，在范村遇到一批从娘子关溃退下来的四川部队，在那个地方纪律很坏。经过谈判，给每个人发了一些钱，遣散了，收缴了七、八十支步枪，一挺机关枪，百十枚手榴弹。从青城下来的人把带的枪交给了游击队。

十二月初，我们游击队内部发生矛盾，闹分裂。司令张廷枢在察哈尔参加过抗日同盟军，和咱们党曾有过接触，表面上思想较为进

步。他是东北军阀张作相的儿子，不是真正要革命的，只想打个旗帜，准备蒋介石把张学良放出来，他好有个进身之阶。周桓同志来了，党的领导加强了，他觉得真正变成八路军太受约束，就和我们闹矛盾。两位司令在邢台内邱收编了五、六百东北军散兵，武器装备齐全，我们没有多少枪，干部又多数是文弱书生，不会打仗，于是我们紧张了，怕他们搞武装袭击。周桓同志就派关山复同志（原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到和顺下庄给一二九师打电话，请来了青城游击队，一共二十多个人，有一个老红军带着。十二月九日晚上周桓同志带领我们撤退到桃树坪。过了约半个月，一二九师派民运科长孙达生同志来调解矛盾。孙达生同志是老党员也是东北人，西安事变前后在东北军工作过很长时间。当时张廷枢带着部队住在和顺松烟镇。周桓同志也去那里了。关继武、李都（原长春市委第二书记，已故）和我三个人一块到松烟去谈判，谈来谈去，除决定开除支持张廷枢的吕立芒、任之平、刘兆宽三个人（都是九月份从国民党监狱释放出的所谓“政治犯”，当时怀疑他们是“托派”）。以外，张廷枢说我们这边有三个人对团结也没起好作用，一个是孙东垣、他是东北军中的老党员，另外两个是李都同志和我。孙达生同志就带我们三个回一二九师，一二九师把我们交给那时和一二九师同住辽县（即现在的左权县）西河头的晋冀豫区党委。

过了阳历年，区党委决定我做邢台县委书记，李都同志任副书记，一二九师派一个老红军，给我们那个游击大队做大队长，大家一齐来到浆水。那时顾卓新（原安徽省委第二书记，现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王旭、杜者衡等同志都还在，还有几个东北中学学生，在作组织农会、自卫队的工作。县委对外的名义叫八路军工作团。有多少工作人员我也记不清了，将军墓那儿有几个人，浆水附近有几个人。我记得有薛明（“文化大革命”前辽宁省计委主任，已故）、庞然（“文化大革命”前辽宁省委组织部长、现在中纪委工作）、田哨（那时叫王珏，

现地质部政治部副主任)、马乐(在援朝战争中牺牲),还有马导(他不是我们从太原一块来的,是一二九师派来的,他建国后曾任某军工部设计院党委副书记,“文革”前病故)。还有浆水地方参加工作的李庆伟、张玉环、李震宇、李振隆、贾振彬同志等。

一九三八年一月份,游击队曾到邢台县城附近活动,和敌人有过接触。大概二、三月份我们第一次和当时的邢台县长胡震同志联系,是李都同志去的。没过多久,顾卓新同志被调到临城县作县委书记,李都同志也调到内邱作县委书记去了。

一九三八年四、五月间敌人扫荡以后,我从营头到城计头。在这以前我先在浆水,以后就住在将军墓。这一段的工作主要是跟会门斗争。邢台那时有个张锡九,住在路罗,国民党给他个民军司令的名义,召集了几百人,有兵、没枪。张锡九原来是邢台第四师范的体育教员。他派一个姓郑的住在将军墓,开始依靠地主作些活动,跟咱们对立。这个人是个学生,同我们接触以后关系还可以,不久这个人走了。将军墓一带普遍有红枪会即(“红学”),川外西黄村、马河一带也普遍,浆水的下店以下会门挺厉害,路罗川也是,营头一带没有。

我们和红枪会关系最紧张时,邢台游击队已经编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独立团,开平汉路东去了。跟会门斗争,我们依靠的是群众的支持,党的威信和八路军的威信。

邢台红枪会的瓦解,据我现在看,与吴金铎部队给他们以打击有关系。在天气最冷的时候,吴金铎的部队从武安沙河过来,行军纪律很坏,在杜脊晃和红枪会冲突了。红枪会群众不让他们往北开拔,打了起来,被打伤打死了一些人。那时全县红枪会有八个大团,团总部设在路罗。于是团总部的头目下命令,全县调了一两千人,自带粮食,在路罗川上边村庄集结,与吴金铎部对峙。以后吴金铎部开到和顺境内被改编了,红枪会群众因挨饿受冻又有伤亡,对他们的首领滋长了抱怨情绪。四月以前,红枪会在全县不少村庄和成片地方是占

优势的。有的村杏黄旗招展，我们根本进不去；有的村能进去，但是群众不觉悟，还相信红枪会那一套。四月底，一二九师从山西下来几个侦察员，在桃树坪被地主唆使红枪会的人给杀了。为惩办红枪会的反行罪行，一二九师处决了红枪县路罗总团部的几个反动首领，县长胡震同志召开了群众大会，宣布了红枪会首领的罪状，并出了布告。处决了红枪会反动首领之后，全县会门一下子垮了。各村的杏黄旗都收起来了。张锡九部队也逃散了。这样我们就着手建立县政府的统一领导。

在这以前，浆水抗日政府的辖区除浆水川以外，管到将军墓川的上半截。路罗那儿我们设有区政府，但是民军张锡九部和红枪会活动猖獗，区政府号令不行。冀西民训处在宋家庄设立了区政府，一二九师先遣支队民运股长谷记芳同志在西黄村开辟工作建立了区政府。六月胡震同志设在营头的县政府搬到城计头之后，就宣布浆水政府为区政府，原政府主席李梦萍改任区长，副主席吴光裕同志调到县里当民政科长。宋家庄区我早已派薛明等同志去工作，接管很顺利。西黄区政府原来就归胡震同志领导。会门一除，邢台根据地行政领导的统一很快就完成了。全县根据地行政领导统一了，我就在城计头和县政府住在一起。那时没有什么县委机关，我们的人都分到下边去了。我也没有马，也没有枪，一个人背上灰布背兜到处跑。从太原出来时买了墨水的纸，墨水和纸用完了就用铅笔，找乱纸订本子对付着做记录。

七月份我跟胡震同志一块到沙河县渡口开过一次会，一路发疟疾，回来后养了半个多月。八月初，接到冀豫特委通知，调我到特委当宣传部长，派刘承栋即刘毅同志接替我的工作。那时也很简单，没多少工作可交待的，连个会也没有开。他来了之后，我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邢台县抗日政府的建立与巩固

张玉美

岁月易逝，记忆难忘。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初期，我在邢台县浆水区委工作时，亲历亲闻的邢台县抗日政府的建立与巩固的史实，至今仍历历在目，犹如昨天。

一、邢台沦陷的形势与两个政府的建立

1937年7月7日，驻守芦沟桥的中国军队，还击日寇的炮声，揭开了抗日战争的序幕。

北平失陷后，侵华日军气势汹汹，沿平汉路南犯。10月10日，华北重镇石家庄陷落，邢台吃紧。在日寇还没有兵临邢台城下之前，旧县长白如琳及其文武官员弃职逃跑，旧政府倾刻土崩瓦解。就连驻守邢台的国民党三十二军师长黄光华及其官兵，也逃之夭夭。10月15日，日寇一枪未打，占领了古城邢台。

邢台沦陷后，日寇如入无人之境，到处烧杀奸淫，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0月21日，两名日军窜到孝子村抢掠财物，强奸妇女，被群众赶出村。洛村群众发现后，继续追赶。村民高全牛手执红缨枪，高贵林手举铁杈，见一名日军躲进麦秸垛内，拉出后被高全牛一枪刺死，尸体投入枯井。另一名日军逃回城里报讯。日寇立即集合出发，把洛村团团包围，连续搜扑了几天，见人就抓，男女分别关在两个院内。10月27日，集体屠杀五十三人，烧房百余间，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洛村惨案”。从此，邢台城乡笼罩起恐怖气氛，很多群众逃往

山区避难。

邢台沦陷后，山区也是一片混乱。田福义、岳鹏、申国栋、李宗鲁等国民党溃兵和土匪约两千余人，溃散在这里，抢财奸女，打骂群众，营头镇就是受害的重点村之一。从10月16日到11月29日的四十多天里，全村七百五十八人中，挨打的就有三百多人；全村三百多名妇女，有一百三十多名被强奸；损失财物更是惊人。

抗战震动了历来闭塞的山区各阶层。路罗川的封建势力，投靠民军张锡九，再次组织“红学”大刀会。“红学”原是当地农民进行自卫的封建迷信组织，信仰真武道。后被封建地主、劣绅所利用。虽在抗捐税、打溃兵、保家乡等斗争中，经受锻炼，但卖命的是受苦农民，保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次封建头子宋五琢、安庆善等，抓住当时群众迫切要求，以“打溃兵、抗日保家乡”的口号，诱骗和胁迫农民参加。并且统一全川“红学”的组织领导，设总团于路罗，下设八个团。不断操练，时而“合团”，借机向各村要粮派款，因此，“红学”实际上成为拥有武装的政权组织。

与此同时，传来了八路军到达与邢台一山之隔的山西省和顺、辽县，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活动的消息，给惶惶不安、不知所措的山区人民，尤其是青年农民和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希望。

李梦萍是浆水村的知识分子，他认为抗日救国，依靠“红学”的大刀长矛，对付日寇的飞机大炮，如以卵击石，根本是不行的。乃召集浆水周围的二十三个编村的代表开会，商讨抗日救国、酝酿成立政府事宜，议定派冯文绍、王德义、梁如月、王兆祥、等八名农民代表，连续二次奔赴山西，请八路军下山领导抗日。

1937年11月中旬，挺进晋东南的八路军一二九师，派周桓、高扬等同志，带领军事干部和东北学生四十余人，组成“八路军东北抗日游击纵队”，到达浆水，帮助建立了抗日临时政府，推举李梦萍为主席，确定了以“中共中央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的施政纲领，发动

群众，展开抗日救国活动。

1937年12月12日，在营头出现了第二个抗日政府，这个政府是以胡震为首建立的。胡震是本县先于村人，1927年在陕西参加我党建立的中山军事学院，同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渭华暴动，失败负伤回家，1930年在邢台重新参加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张家口抗日同盟军，后任邢台路东训练壮丁区长。邢台沦陷后，不愿作亡国奴的胡震，便带领一批壮丁，进山开展抗日游击战争。途中收缴会宁旧警察所等三十多人的枪枝，到营头后组成了有百余人枪的抗日部队，在八路军一二九师先遣支队司令员张贤约的帮助下，召开各界人士会议，成立了邢台县抗日政府，推选胡震为县长。

从此，山区在共产党抗日政府领导下，抗日烽火遍地燃起。

二、反扫荡斗争和两个政府的统一

两个政府的建立，根据地抗日活动的开展，成为驻邢日寇的心腹大患，于是他们采取先发制人，妄想把两政府扼杀在摇篮里。

1938年1月22日，驻邢日寇出动一个联队，采取“分进合击”的战术，向我营斗政府扑来。我地方游击队配合一二九师三八六旅的七七二团，将计就计，各个击破，把敌人击溃于进犯的路上，保卫了新生的营头政府。

1938年4月，华北日寇从晋东、冀南出动三万兵力，“九路围攻”我太行抗日根据地。4月10日，邢台之敌，沿四道山川分路西犯。当他们进至路罗、将军墓一线时，获知我一二九师在山西粉碎了东犯之敌，加上一路受到我军和游击队的不断袭扰，迫使敌人迅速撤退，从而粉碎了日寇的扫荡，保卫了抗日根据地和两个政府。

1938年1月，中共邢台县委建立，对外称县八路军工作团。县委研究政权建设。认为浆水、营头两个政府的并存，各自为政，不利

于对敌斗争，因此，统一两个政府是必要的。

县委分析了两个政府的特点，以取长补短。

浆水政府，在八路军的帮助之下，一开始就以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基础的施政纲领，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和群众的要求。他们组织农会、自卫队、游击队，以及废除按亩摊派，实行减租减息等政策，发动了群众，抗日活动初步开展起来。

营头政府一建立，就认识了掌握武装，依托山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重要意义；县长胡震，英勇善战，率领游击队打溃兵，剿土匪并以溃兵土匪及其枪支，补充自己的兵员和装备，得到群众的拥护。

经过一段说服动员工作，1938年4月，浆水、营头两个政府统一为邢台县抗日政府，胡震出任县长。县政府经城计头迁至浆水。下设路罗、浆水、宋家庄、马河、营头五个区。并着手健全建立村级政权和群众团体。从此，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统一了对敌斗争的步调。

三、“路罗事件”和“除旧换新运动”

原浆水抗日临时政府，实行的减租减息，废除按亩摊派以及请大户动员抗战经费等战时经济政策，触及了地主、富农、劣绅、巨商等封建阶级的利益，于是他们利用其所把持的“红学”，反对抗日政府，抵制动员抗日粮款，威吓和辱骂抗日干部及积极分子，对此，县委和县政府，经过公开与秘密相结合的斗争和说服工作，情况有了好转。敌人“九路围攻”，河岔“红学”抵抗被惨杀四十八人的事实，使“红学”成员认识了他们首领鼓吹的“吃符用功，刀枪不入”，不过是骗人的鬼话，从而动摇了精神支柱，组织开始松散。再者在日寇扫荡时，“红学”的首领，公然打着太阳旗，欢迎“大日本军”，4月17日，我八路军一一五师侦察员六人，路经桃树坪被“红学”杀害，下枪六枝，交路罗

总团部。为此，我方派人几度交涉，要求“严惩祸首，交还枪枝，”终归无效，这就进一步暴露了“红学”的反动面目。客观形势要求，欲团结广大群众，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击败维护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红学”。

1938年4月28日，我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庚旅长率部抵达路罗，根据师部决定，午夜以突然袭击手段，解除“红学”总团部的武装，将其首领曹桂枝、安庆善等六人，按汉奸逮捕杀掉。次日召开群众大会，张贴布告，说明解除“红学”的理由，宣布“红学”为非法组织，并将缴获“红学”的枪枝，发还当地群众，组织游击队。从此，各村“红学”纷纷解体，要求参加农会、自卫队，中间势力也向我们靠拢。这就是震动全县的“路罗事件”。

“路罗事件”，是邢台的抗日工作由酝酿到发展的转折点，从此，山区的封建势力遭到沉重打击，社会秩序开始好转。县委县政府抓住这个时机，开展了“除旧换新”运动。即以查毒禁赌，反贪污、反摊派，建设地方武装、实行减租减息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在根据地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收到了改造社会，移风易俗、动员群众参加抗日等显著效果。

四、在反磨擦反特务斗争中巩固政权

1、新形势下斗争的新特点。

1939年2月2日，以鹿钟麟为主席的河北省政府官员及其军队，经不起冀南日寇的残酷扫荡，落荒逃到邢台避难，起初驻在鱼林沟，由于日机的轰炸，便秘密转移到山高谷深的贺家坪。随之大批的国民党残兵败将蜂拥而至，先后有石友三、孙良诚、张荫梧、侯如墉、夏维礼、朱怀冰等部队，约计五千人左右。本来贫困，依靠“糠菜半年粮”度日的山区，哪有能力养活他们。

初进山时，我们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给以友军接待。哪知这些国民党顽固派却蓄意搞磨擦，破坏抗日，遭害群众。白天他们窜到各村打骂群众，倒瓦缸，吃种籽，翻箱倒柜，掠夺财物，晚上官兵聚赌，吸食毒品，强奸妇女。把经过“除旧换新”运动，初步形成社会安定、军民一心，团结抗日的根据地，搞得乌烟瘴气，鸡犬不宁。使根据地出现了两种军队、两种制度严重对立的局面。于是我们除坚决反击日寇扫荡外，又要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磨损，这就是新形势斗争的新特点。

2、争夺政权，是磨擦和反磨擦斗争的焦点

远在1938年9月，鹿钟麟东下冀南时，以省长的名义给胡震下了委任状，显示了对政权的野心。这次鹿来到后，党政军一起扶持地方封建势力，大量发展国民党员，于是地主劣绅、国民党骨干分子的活动空前猖狂，撤换县长的谣言随之而起，根据地的形势顿时紧张起来。为了稳定情绪，揭破谣言，动员群众，反对磨擦，县委、县政府在浆水召开了军政民春节大会，完成了反磨擦的全民动员。

此后，省政府和1938年留在牛斗台的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软硬兼施，重点打击县政府。他们俨然以上司自居，叫县长去谈话，暗示到他们那边，给个旅长职务。每日还催要粮饷。对此，我们当然不能接受，他们竟下令撤销我冀西专署，在路罗成立了他们的七专署，命令我县、区、村受其领导。被我们拒绝后，他们又密谋策划，导演了一幕所谓民主撤换县长的丑剧。

1939年3月12日，国民党省、县党部和省政府，借欢迎他们的米师长之机，在路罗召开民众大会，企图在他们毫无准备、措手不及的情况下，以“民众”的名义，“民主”的方式，撤换胡震县长，取消合理负担。但是我们路罗川的党员嗅觉非常灵敏，他们见村中国民党骨干分子，喜形于色，出没于国民党员家门，贿买自己的雇工和落后群众，断定有鬼。便从侧面了解，得知要参加路罗重要会议。于是也就暗

中串连我们的党员，约定在开会那天，同国民党员一道涌进会场，相机行事。3月11日晚上，国民党县党部突然通知我八路军工作团（县委），参加会议。工作团明知其中有谋，仍毅然由主任亲自赴会，以利用这个合法机会，察看顽军动向，宣传我党团结抗战的主张。

会上气氛十分紧张。国民党员占据多数。鹿及米的讲话，历述了孙中山总理逝世经过及伟大精神，与抗战联系甚少。及至我工作团主任刘毅（县委书记）同志登台讲话时，全场为之一震他首先向转战冀南的米师官兵致了慰问，接着用大量事实讲述了我抗日政府，在胡震县长领导下，以英勇抗战的实际行动，实施孙总理的三民主义及其遗嘱，进行抗战救国的伟大事业。指出国民党顽固派不积极抗日，还糟害老百姓，是违背总理遗嘱的。欢迎米师官兵，与我精诚团结，携手抗战，保卫中华民族。赢得了台下热烈的掌声及“拥护八路军！拥护胡县长”等口号声。他们的骨干泄了气，会场沉默了几分钟，“罢免胡县长”、“取消合理负担”的提案，也没有人再提，就匆匆宣布散会。

他们罢免县长的阴谋未能得逞，反使我们学会了进行合法斗争的本领。

3、争夺群众，是磨擦和反磨擦斗争的中心。

国民党省、县党部的省政府争夺政权失败后，又企图挖我政权的群众基础。省政府明令取消我各抗日群众团体，理由是未在他们的省政府立案，不合法。对此，我们则以“抗日救国，人人有责”予以拒绝。之后，他们派人走村串乡游说，改农会为干事会，改自卫队为壮丁队，改妇救会为妇女会，企图改变我群众团体的性质，结果遭到群众的抵制，除省政府附近几个村庄外，绝大部分村没有改动。为了收买人心，鹿钟麟又搞了放赈救灾，结果领到赈款的都是富户和国民党骨干，缺吃少穿的群众，忍饥挨饿白等了一天，气得大骂鹿钟麟。这样，他们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

1939年5月，我“青纵”由冀南调来，支援冀西反磨擦斗争和保卫根据地。部队装备精良，纪律严明，除习文练武，帮助群众生产外，还不断深入敌占区，破坏平汉路，袭击日寇。日寇扫荡邢沙根据地时，又配合先遣支队，粉碎了敌人进攻。而鹿钟麟在日寇扫荡时，在他的民军保护下，竟逃到山西和顺。民军一枪未放，逃跑时还抢群众财物，奸污妇女，和我军形成鲜明对照。群众编了个顺口溜：“八路军打仗中央军看，民军逃跑还捣蛋”。

此后，我们利用彭鹿谈判的有利时机，抓住国民党顽固派不积极抗日，还糟害老百姓等最大弱点，开展政治攻势，迫使他们节节败退。为了挽回被动局面，鹿又亲自下乡，召开小型“民众会”，解释他们的主张，批评部队纪律败坏，也无济于事。又请胡震县长去谈话、解释过去的“误会”，企图缓和同我政府的关系。但是胡县长从贺家坪省政府回来，路经鱼林沟时，便召开全区干部群众大会，揭穿了鹿的阴谋。

4、“双十二”大会和反磨擦斗争的结束

为了挽回鹿钟麟失败的局势，国民党于1939年11月初，又调来朱怀冰的九十七，使根据地磨擦和反磨擦的形势突现紧张。朱军官兵，盛气凌人，官兵皆戴狗皮帽子，群众起名“狗头军”。

鹿钟麟、朱怀冰闻知我县政府于12月12日召开庆祝县政府成立两周年和检阅地方武装大会后，不肯放弃争夺政权的机会，经过密谋让九十七军江参谋长和米师长出面，带领几百名部队和百余名所谓民众代表参加（实际上是从石头庄、姚平等敌区选调来的国民党骨干），妄图在枪杆子威胁和应声虫的附和下，在胡震县长讲话中吹毛求疵找漏洞，让国民党员靳白蛋取代县长。

为了保证大会成功和安全，在八路军工作团主任刘毅同志亲自主持下，采取了相应措施：一是大量印刷拥护胡县长的宣传品，到处散发张贴。二是县、区工作人员，分头下乡，通知各村党员做好应付

事变的准备：严格监视村里的国民党员，不准他们出村，参加会的不准离队；会上一切听从胡县长的指挥等。三是当夜从将军墓调来“青纵”一个营，为了鼓舞群众的斗志，这个营于凌晨到达后，沿浆水、下店、冯家沟环游了一周。

12月12日，大会在两军严重对峙中举行。会议气氛始终紧张，针锋相对，几千名身背背包，腿扎绑腿，手持大刀、红缨枪、步枪、手榴弹的自卫队员，英姿勃勃，列队入场。百余名所谓民众代表，堆挤在会场一角。我胡县长、刘主任等领导干部昂首阔步登上主席台后，朱军江参谋长、米师长尾随卫兵，不邀而至。江参谋长突然以保卫会场的名义，命令其部队持枪荷弹，包围了会场，我全副武装的“青纵”和浆水游击队，又把朱军包围，严阵以待的注视着朱军的动向。

胡震县长抢先讲话，针对朱军蓄意挑衅的现实，宣布这个大会是团结抗日大会。然后阐述了县政府成立两年来，领导全县人民，进行根据地建设，开展抗日活动的伟大成就，痛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和汉奸汪精卫破坏抗战的行径。这时，江参谋长插话：共产党也有汉奸，张国焘就是大汉奸。胡县长义正词严批驳后，号召各界人士有粮出粮，有钱出钱，有人出人，支持八路军和抗日政府，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得到台下群众热烈掌声和“拥护抗日政府！”“拥护胡县长”等口号声。

朱军江参谋长在讲话时，提到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时，群众报以掌声和“拥护九十七军上前线抗日”等口号声。讲到曲线救国谬论时，群众高呼“打倒大汉奸汪精卫”的口号。

最后，我“青纵”教导员代表八路军讲话，概述各个战场所取得的伟大战绩，指出这些战绩是八路军英勇作战的结果，是广大人民支援的结果。接着逐条批驳了汪精卫卖国条约，赢得了群众热烈掌声和“拥护八路军”等口号声。

江参谋长、米师长见无隙可入，腹背受敌，始终没敢轻举妄动，呆